書永編

豐永編下集

記禮者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淮南子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罽色鮮不黯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焉阮汧云曾使封谿見邑人說猩猩在山谷數百為群里人設酒路側又織草為屨更相連結人伏伺其旁猩猩見酒及屨則知為餌已又知設者祖先姓字遂斥罵其人且相戒曰毋墮奴輩計中舍爾而去復相謂曰試共嘗之既

而染指知味則宜然忘戒相與沾濡不覺遂醉因取屢着之顛連頓仆乃為人所擒子謂猩猩獸也曾何足道人為萬物之靈乃有嗜好色貪財戀祿迷而不知止者不亦猩猩之類也乎

王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荊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

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鶡冠子曰昔者白龜能見夢于宋元君而不能避命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不能避刳腸之患烏鰂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黑即知網之大獲焉於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而深謀適足以召禍有為白龜烏鰂之所為而卒不蹈白龜烏鰂之所蹈者幾希

王公且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楊公謂汝州公適當軸毋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稱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雞黍縞紵之意也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氷須泮春來

草自生請君覩此理天道甚分明不偶作云莫爲危
持使倚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若歸明主未省
乾坤隔古人道德幾時留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
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覊常與客言昔有一
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
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
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屛間設高几納
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

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土盧胡而退同父笑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邪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州世以積德聞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為非大怒雖得簽書劍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既不甚達益篤意植嫩貽厥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

乃字翹公曰德宗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勳名爲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啟之者歟

支公好鶴作剡東岇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支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

後身綠衣士以詩自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常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為近時第一余嘗見其剖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諢語而吏每一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

會朝處孫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折蘆蓆蹄也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覲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兎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魏知古起諸吏為姚崇引用及同作相崇頗輕之無何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士崇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之者時崇二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家君頗招顧請託知古歸悉以上聞他日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三子兩人皆分司東都矣其為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然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而意崇私其子或為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

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之所知薦以至榮達臣之子禹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有禁也上欲斥之崇為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特原之臣為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為私臣矣非所以裨元化也上久乃許之翌日以知古為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古人語富不易

婆仁也臣竊甚恐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

平邊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

逢王果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

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

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

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

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

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乃作陌上歌以自明焉

梅屋許先生曰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慮無憂日日豐年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單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止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與心於此蓋行不費而恩者矣

宋謝晦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慚色晦之慚卒於自矜年少何足矜正如人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僥功德何如少

若非所計必以年少官尊為勝秪生其躁進之心有
所謂為爾叔叔劉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始悔為
宋臺若衛還都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
家素以靜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邪乃離隔
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
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
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
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
卒晦不警於其兄之言而慚於他人之間持此心志

馴至誅戮不亦宜乎

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又曰明鏡所以見形往古所以知今賈誼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今亡事可知也前車覆後車誡今轍迹可見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京房曰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杜牧之曰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嗚呼戒之哉

魯男子不納婺婦謂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則可在

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菴嘗謂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却只學此此是其不知魯男子之不可矣

胡宿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進力他非所冀僧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楊楷為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就楷試之既驗欲

授以方楷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賓舜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汞為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是三人者皆能不為此也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對句曰螃蠏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遂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綵鏹而出后李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聖語

錢與謙擬將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涯翁賛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大加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謂有倫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萬髮皆齊矣明日召為道官且命取為定制

明天淵鬚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心而其鬚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

南京歷代帝皇廟每年一祀帝皇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復至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

多飲二爵至今遂為定制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且忽成至元世祖其面乃屢為淚痕所汙塑工頻加脩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痴達子汝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悉有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國初時京都中有沈萬三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雞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磚擊瓦僧人怖恐

馬太后聞而啟于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祟後因建學焉

洪武初制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凡州縣之老人
亦與焉某年朝覲
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将命工部築室於後湖之中以
為藏天下黄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老人對曰
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黄冊無
浥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人之對又見其貌頗類猫既明日遂
召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冊室之向甚喜朕今復将託
汝為守此冊無俾為鼠耗遂命一内侍引至後湖埋

之自是後湖雖有鼠而黄册無恙弘治某年戸部郎中東莞鄧深嘗管册後湖一日獨坐于廳事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為朝廷守此黄册今將百四十年一册不為群鼠所嚙然未嘗或蒙管册諸公隻鷄斗酒之賜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即具牲醪祀之至嗣管册者歳必祀之以為常或曰老人蓋之新會人也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作塋翁先

生大人之藏於其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從而避之願以仁恕為心俯從所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即得一穴闊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餘尾共一穴其一長數丈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妊後數日先生生焉厥狀甚異舌能餂入鼻中幼頴悟甚長師宋景濂為文議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學士盡忠於建文君遭赤九

族盖蛇之報云

太祖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闋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之懽甚留縉飲至東方白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為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說即命飲以御酒酒

末半靡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靡夫不可屈不强留也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為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十四韻其畧云縣遠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村人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遊有群黃雞與白

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予每誦之則塵襟為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家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朱陳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觔選工齋勑屬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恂如數辦供時公以議事赴

京遇諸道途勑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禀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於上置諸左右以自警及至有觸忤者輒取木簡撻之一日

與尹順天府事工部侍郎李庸在朝議事不合相忿詬　朝廷遂兩罷之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疑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縣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擢為德安知府甫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

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

于肅愍公謙為兵部尚書當己巳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

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公與夏公塤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章公懋為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說一力採

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詎有失柰何憂勤頻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柰何詒之明日返命具實謝罪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公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

舉且以書遯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晉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日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

他人玉山終不稱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
問之曰老兄頭場冐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
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
來就試也假宿于雷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
室下一棺塵埃濕濾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
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
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
相告此去頭場冐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
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徃怪之遂用其言

果以前刻近巳往寺中趁其久矣出山驚嘆此事焉北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詭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袪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與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巳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覯者又惑之甚者也

姚鏞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

洞谷之間宗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
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
暗却如何盖規切之也君無何忤帥臣以貪刻之時
端平更化之初特重施行旣衙傷人皆服東野之先
見
漢翟公為廷尉旣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
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盖亦有所感而
漢從古已然滙夫一負釁與於擯棄之時仕以不行

衛青於衰落之日徐勣越鄉而別臨賀合出境而東坡宜其足以彎千載之嗌頰也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縱束頗嚴諸將怨怒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頼以安南軒

言符離之後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彷徨

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舘中進書不

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即請月俸又受

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

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

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

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

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

笑靡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　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譏默者買予云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兮乃反謂子為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李疆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　疆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

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賴濱繹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竦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

入籬搶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跡竹上擿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蜘蛛已節節爛斷如燃燈殼矣蓋蜘蛛擿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長其天有如此者矣蛇之忩吷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螫蛇首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臨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尊以小大為強弱哉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亦為
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言
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民苦之公
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藏 憲皇怒逮
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昇籍其家止得黄絹一疋故
衣數事昇回奏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
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
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

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
為戢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上以公疏示汪
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　上釋之
張莊簡公悅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在刑部時朝士
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
嘗有言耳訖事而聞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
無敢偽言以市恩關者歎服在浙江始以糊名校士
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覬覦屹不為動

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公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為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尤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嘆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冢宰去位衆望咸屬公或言内未有為之地者公直視不答其人慚而退公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始終一節歸處杜門任外公私事一

無所預將見風俗奢靡日甚一盍崇節儉以率子孫嘗訾揭弁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殽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撲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臘月剖脩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井者貯之以缸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脩福之事云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子奇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反國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作耕器魏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晉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路饑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而食之因竊謂仲曰君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

之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所不容已也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復明而始滅

花果木将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宴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予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膻嗜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豈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

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迺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若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心安如是又豈除自所能損哉

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予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公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

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躡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灋不舉而多方阻之何

以整裘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
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
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
丈聖人也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城都市日閱數人每
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
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
我有餘君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

予觝𩛍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于家見子晝夜汲汲𦂍有尺蚚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

李𠈁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閤門秖候李康伯謂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舜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𠈁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𦕍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𦕍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文正公鎮越有石曹孫君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十口相携泛巨川來時煖熱去凄凉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顏魯公為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厭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而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請公牒求別醮顏

公案其妻曰王撒之廩既虛豈尊黃卷朱臾之妻必
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儆俾者
多遂箍之後無棄其夫者
近時江南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
其死也前夫之子爭葬之質之縣尹縣尹判其詞曰
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
斷令後夫之子葬之
楊虎得罪於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
矣堂下之人臣所樹者過半今反危臣矣簡子曰樹

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今子所樹蒺藜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而退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

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琉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於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寘廣東則移廣以既抵廣西復從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見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

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梧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輙相向歎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 郡將不利於 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君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或不為動使者入海島扶䟽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悍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詣邵以屈

聲過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寖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又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将遣其客来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

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言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畧使知環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屬

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者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

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蜀產無不悅服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技君何願焉乃無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

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
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
中以保身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
則未之有也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
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
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卒以閉
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
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

鄂人有秦光者今巳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巳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頻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克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

豈可勝計哉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一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强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薑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客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

友之義公曰大義戚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
此歸之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
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
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强之者公曰固欲往但
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怨同時諸公亦不
以為介也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
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

武夷山樓居遐想曰佚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與妾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脩謹雖物無敢殺而況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所察也其罪實冤夔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妾負沉香者瀹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訟于州必以謂沉香者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刻掾別委官擁治之許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身快此恨終身

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
師邢頗從仙人遊乃客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答
尋詰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
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徐曰汝輩所
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
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逐使數百人釋
枷鏁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
輸官囹圄遂空

太宗在藩王顗與周瑩為給事亦腳道者相顗曰此兒須為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愛之曰溺非儒家奈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誡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一道士通判為請被冠褐自稱酆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髯君剛髮謂顗曰昨日上帝牒蕃魂二萬至本觀求敢收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公算十年二端請裁之顗謂風狂叱起後月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境即洪門也會雨膠弓皆

皮絃綏弱不可用頭引兵劉龔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獲偽羽林印二紐二蔄縱斬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

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陳公洎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恣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卽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懼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坐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

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爭駭曰公固不自愛其而且不致公復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伸爾當依違惟亂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詰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扶殖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遠索焉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題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

位實無補萬分雖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

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
弊而不知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
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敝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
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敝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
於熈寜者因敝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
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
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
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
治法度云乎哉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窗者有一士人見之而題四句於其右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窗風一面寒

蚺蛇長十丈常吞鹿肉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腴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終旬近尾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　蟹腹下有毛者殺人

鱉目白腹下五冊一日字卜十一日字者不可食

凡飛鳥投人家口中必有物當拔而放之

聖人不貴其獨治貴能與衆共治工匠不貴其獨巧貴能與衆共巧

凡人富則不羡爵祿貧則不畏刑法不羡爵祿者自足於己而不畏刑法者不賴其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蠹而不知防之故令不行禁不止由爵祿而後富則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而從善矣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鈞勢敵也慎子云兩賤不能相事兩貴不能相使

賢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天不能春菊冬蓮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人不能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馳獸飛是以聖人不違物所長

邯鄲有吹者托李奇人爭學之後知其非皆棄之由未始知音也今有然狙召獼者鄰者以為狗矣之後聞其

徂也摭地吐之由未始知味也

待騕褭飛兎而駕則世莫有乘車者待毛嬙西施而妃之則終身無家矣待古之英俊而用之則國無人矣

食穀而鄙田夫衣帛而笑蠶婦豈不惑哉

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魚食土者無心而惠蚓食虫者多力而思褻食桑者有絲而蛾蠶食肉者勇敢而悍虎食氣者神明而壽仙食穀者慧智而夭人

虎豹之軀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

洽而有四海之心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劒不如得一歐冶
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夏不衣裘非不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翣非不愛
翣也清有餘也
言不相聞故命之金鼓視不相見故命之旌旗金鼓
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
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嘆曰吾於周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正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遯世之士所以無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所以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后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懷明君也於七月見豳風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

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德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觀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孤居而願知不如務學之必達也志者學之帥也才者志之役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兆成之者無幾君子必立其志

君子無尺寸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

昔倉梧丙娶妻美而與其兄凡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暴水至而不去欲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兄之粟出居於陵欲以為廉則不如無廉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為義則不如無義焉

周之人有愛其裘好其珍者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將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呼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

兵之不可廢譬之馬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

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故蠹貴於省事而一令苛蠹則為蠹樹蠹則為蠹人蠹則為蠹國蠹則百慝並起

所謂國蠹者有德不可恒人欲不可逆也

兒童之所喜者耆耋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乃心慮

之所疾

大明光於天下燈燭何施時雨霈于地中涓滴何潤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陰陽之氣也

立大廈先擇匠而後簡材治國者先擇佐而後定民

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常位而卑不得踰縣千金於市市人不敢爭分定也委一金於路兒童爭之者分不定也

伊尹耕于有莘孰知非夏之時人呂望釣於渭濱孰知非殷之漁者遇湯武文王然後能知其材也

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温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

學士宋公濂嘗侍

上飲公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　上强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詞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

尚書魏公驥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

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乃携粥以隨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頻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爲尚斯文性好吟咏躍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禮重之呼爲先生嘗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寃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止此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又戍卒四人鬭毆三人互毆一人死所司拷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情可矜罪三人律不合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

攺戌選

尚書軒公輗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俟待舊衣之乾爲御史獨振氷蘖之聲爲浙江按察使俸給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二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忽聞覲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

僉憲張都鑾亦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

都督山公雲鎮廣西時有一老隸鄭牢者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世謂爲將者不論貪刻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滌也公又曰土夷饋送若不納之彼必疑且忿柰何牢曰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在鎮踰十年無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絶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絶晉以牛叡絶亦皆一類仲舒繁露載漢一事有人家祭用祝降神祭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員盛服欲進而躊

躇不敢進、鬼逐頭叔祖手提着乃勇而前歆其祭

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者説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屠家之子爲嗣即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得他屠家父祖而來其繼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從有賜姓匿姓者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審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母不至失祀今世多有取他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

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晉賈充以外孫韓謐為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及其境內之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古人祀典品節一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亦不敢僭諸侯而祭社稷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禮曲禮謂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當鬼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他便是淫祀如

諸侯祭天地大夫祭社稷季氏旅泰山便是淫祀了

宋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爲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高宗稱善

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作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弊耳

晏子使楚楚王以晏子短作小門於大門之側晏子曰往請狗國從狗門入今來使入楚不可從狗門入也遂大門入

兔絲無根而生蚿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鶴千歲亦極其樂朝生暮死亦盡其樂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

屈軼生於庭見佞人則指必若如此雖何用令皋陶

陳知人之術

聖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孔子將死遺書曰有一男

子自云秦王上我之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

秦王果至沙丘而亡孔子又云董仲舒亂我書後仲

舒論春秋著傳記又云亡秦者胡後胡亥果亡秦此

信孔子前知千歲也

草之精秀者英獸之將群者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耶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況遭窮者乎

郭林宗葬母徐孺子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墓前衆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忠按今人用束芻故實多以為美死若覩無德以堪之言又似美生者蓋古禮知生者吊知死者傷孺子之來吊也非傷也夫吊之為言唁慰之意也而美德焉意不在耶且吊人母死而美子德於吊意無涉林宗之所無乃郢書燕說類耶惜乎當日會葬諸賢無有覩問之者

陳后山邑從南郊不肯服趙挺之衣因凍而死陽節

潘氏以為却衣凍死寃陳三之細事愚竊有說焉身者親之遺也子全而歸之孝之終也故曰死生亦大矣孰謂凍死而為事之細耶夫捷之人品固可鄙而其衣固可却矣然當時班行故舊中獨無一綈袍可假之以禦寒耶易曰苦節貞凶后山之謂也

陸象山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豈能擾天下也哉擾天下者惟好作聰明暨大奸大惡則然觀商鞅李斯之擾秦桑弘羊孔僅之擾漢李林甫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人可乎白大斯言之

出也世之庸人於凡天下之事有必至之憂不測之禍往往以此藉口詭則背壓把人憂天之念哉

秦始皇坑儒說者謂設為陷阱而殺之愚以為坑者只是掩其不知而加害也非真掘土而為坑也今民間訟牒亦有坑陷之詞即是此意此坑字當作虛活字看如古云聲色溺人非真溺於水也曰書之梏非牿以刑也不然白起坑降卒四十萬於長平項羽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設使掘土為坑若是其庸夫彼降卒寧不知之又寧肯帖然束手而就死乎

莊定山賦曾節婦詩曰二十夫君兼妾身諸郎癡小舅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鏡裏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峯謂此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

或問朱買臣養去婦於官舍陸放翁出妻於沈園而皆及其後夫焉於義禮何居愚曰買臣之妻自厭糟糠而去放翁之妻得罪姑氏而離與廟絕矣況二婦無良再醮矯砥揆之義禮二子養之會之不亦過乎夫養之會之曰不可而又及其後夫焉男女之防

不亦瀆乎或曰放翁不能忘其結髮之情四十年閒而會於沈園者三焉其視買臣忿妻厭貧求去而驕之以富貴養之以終身者不有閒乎愚曰不然妻之出也毋之憾也忘毋之憾而溺妻之愛可乎彼既別有所天此猶不能割愛不已惑乎律二子之失猶魯衛之政也皆不可以為訓

胡東洲為督學時有士子某者不帥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苑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欵之以新得古哥窯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

寶也但俗眼不識之且其意蓋譏東洲往時不知已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為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節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耳

綠雪亭中有二石缸日久水濁或曰放田螺數枚食其淤泥可也或曰以黑鉛一片置水中水即清澈缸中養鯉魚數十頭每陰霧雷雨即跳躍出外或曰以龜鼈一二枚守之即不跳躍予試之皆驗

蘇東坡頻年謫居嘗作詩曰人家養子愛聰明我為聰明悞一生但願生兒愚且蠢無災無害到公卿近時楊宗伯月湖反其意作詩曰東坡但願生兒蠢只為聰明自占多愧我平生愚且蠢生兒何怕過東坡愚按詩二詞指雖若不同其由激而不由衷將無同

于孟子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杜子美曰有子賢與愚何必掛懷抱觀孟子與少陵之言其於天命委蛻消息盈虧之理可謂達哉

南宋王懿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懿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逕大澤不能前困憊臥於林中忽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懿驚問曰漢已食未懿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懿食畢欲行會暴雨汪溢莫知津逕過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啣懿衣因渡水懿隨之得濟與兄叡相

及後宋武帝受命以懿為徐州刺史懿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存河北所遇也

元末時蕭縣一男子樵于白茅山崖林木蓊蔚寂無人行獨一犬隨之樵者為虎所獲將噬之犬鳴鬬不已力竭而死虎亦遁去樵者遂免害父老相傳以為義犬噫世之忘義者有愧於此犬多矣錄之豈獨為一犬哉

日本國○即古之倭奴其地周回數千里西北至海東北限以大山國王以王為姓歷代不易文武皆世

官有五折十道附庸國凡百餘其俗黥面文身披髮跣足婦女不淫不妬飲食用籩豆初設却酒肉計其道里在會稽之正東洪武四年朝貢至今不絕

琉球國○有大琉球小琉球琉球在泉州之東大海中王姓歡斯所居多聚髑髏廢宇挖刻禽獸其人去髭鬚手羽冠毛衣無禮節父子同牀而寢婦人産乳必食子衣好剽掠殺人祭鬼不知節候國西有彭湖島海水漸低謂之落漈舟行誤入者百無一回洪武四年朝貢其國王嗣立皆受

本朝冊封國有壽安鎮國山永樂初
御製碑文賜之
朝鮮國○箕子所封之國東西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廣二千里袤四千里在山東之東北俗無淫盜讀書喜文字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柔仁惡殺崇釋信鬼男女群戲相悅為婚死經三年而葬洪武二年其國王顓表賀　即位　賜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其後侍即李成桂代位請改國號　詔仍朝鮮至今朝貢

占城國○即古越裳氏其地東西七百餘里南北三千餘里東北至廣東舟行可半月國有州縣鎮護以轄城王出入乘象頭戴金帽身被瓔珞每坐朝有美女三十人侍從官屬謁見皆膜拜其人好潔日三五浴以腦麝合香塗體以諸香薰衣性兇悍果於戰鬬商舶至即差官監盤十取其二外聽交易產大珠如木晶大於雞卵前代屢服屢叛洪武初遣使朝貢

詔封為王每國王嗣位必請

命遣使冊封以為常

眞臘國○即占城之南自泉州海行月餘日可到其地約七千餘里王視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頭帶金寶花冠被珍珠瓔珞耳懸金鐺國城周七十餘里殿宇三十餘所頗壯麗以象牙爲壁文木爲竿跨以金橋長三十餘丈有銅臺上列銅象二十四隻各重四千斤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奉佛謹嚴日用舞女三十人舞獻佛飯民間亦尚華侈以錦圍身諺云富貴眞臘是也洪武初表獻方物至今不絕

于闐國○在亦力把力國南東至 京師一萬餘里

其王錦帽金冠不令人見髮見髮即歲儉地方千里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寺塔僧尼甚衆每設齋日王必親自洒掃饋食俗無禮義多淫盜喜歌舞上紡織初無蠶求婚於鄰國女懷蠶以歸關守不敢驗女刻石戒勿殺蚕蛾出盡始治繭宋開寶中獻美玉一塊重二百三十七斤又產獨峯駝獅子名馬有崑崙山黄河之源出于此永樂六年始通朝貢

撒馬兒罕國○疑即古之罽賓國東西三千餘里東至　京師一萬五千餘里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

十身熱之阪騎歩相持綱索相引危險特甚其王戴
牛頭冠坐金馬座殿旁有淮祠以金為屋以銀為地
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人多工巧善
治宮室器用金銀以手取食有鐵門關産寶物千種
琉璃光瑩勝玉唐開元中遣使貢秘文奇藥
本朝洪武二十年来朝至今不絶
交趾國○古南交之地至　京師一萬二千餘里洪
武初其王陳日煃率先歸附　賜安南國王印傳至
日焜其臣黎季犛篡立永樂四年討平　之求立陳

氏後無所得因郡縣其地立三司以鎮之洪熙元年
寇黎利復反又討之始奉表乞立陳暠爲王 詔封
暠爲王後利篡暠而自立 朝臣復請加兵會利遣
使謝罪請 命因而與之天順初國王黎濬被黎琮
所弑其陪臣黎議等表請于
朝遣翰林錢學士溥特節封黎灝爲王其地夷獠雜
居不知禮義椎髻翦髮跣足文身好浴善水亦地盤
足人有頭能飛者以兩耳爲翼夜則飛去游邊食魚
纔曉復歸身然不常有也土産猩猩人面猿身能言

者酒有波羅大如冬瓜甘香可啖人有阮翁仲者身長三丈始皇使將兵威震匈奴及卒遂鑄其像立司馬門今人皆長表問有石人曰翁仲者此也

大秦國 一名犁靬在西海之西地有弱水流沙幾於日入之處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使者數十約至 京師四萬餘里其王以織金縷頭屋宇以水晶為柱琉璃為瓦其人長大美皆有官皆領首髡頭而衣文綉王少出惟誦經禮物出則乘馬首飾以金玉珠寶或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

賢者廢者無怨有幻人峭鼻拳髮長四天餘能額上為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隨開口則幡旄亂出海中有鬼市王客和同我往彼去彼來我歸以瓦置諸物旁待領直然後收物有珊瑚洲土人以鐵網取之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在夏州之西北地方千里勝兵四十萬民俗侈麗天寒多雪其王頭纏織金番布朔望則戴純金寶冠所居以瑪瑙為柱以綠甘為壁以水晶為瓦帷幕皆百花錦臺榻飾以金玉皆砌

包以絲金玉冠視朝坐珍珠簾內有丞相披金甲戴兜鍪擁衛左右餘官各領兵馬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武藝絕倫街濶六七丈鋪以石板極精緻民居與中國同但瓦則以薄石為之市肆喧譁百貨叢聚有駿馬云與龍交所產者日行千里有駝鳥勝得人騎瓜大者數人食一枚其王常令人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石上見大樹皆生小兒見人笑而不語連枝摘取輒乾黑其國在唐宋時皆通朝貢

西洋古里國 ○其國乃西洋諸番之會海濱為市行

者讓路道不拾遺俗稍近古益發焉永樂以來朝貢不絶

一帶蔽國○在吐谷渾北有西海周千餘里衆有萬戶不食五穀惟食魚與蘇子類弱不諳戰鬪忽見異人舉國便走性如野獸體輕工走逐不可及是蠻夷中之醜類也

勿斯里國○有一十六州周回有六千餘里有二百六十村每村供國用一日可足一年之食其王白皙纏頭着番衫出入乘馬前有肴馬三百疋皆金鞍質

蠻有虎十頭縻以鐵索伏虎者百人弄戲索者五十人持擲捧者一百人臂鷹者三十人又千騎圍護有親奴三百各帶甲持劒鳴鼓者百人儀從甚都有大塔高一百丈他國或兵侵則舉國據塔以拒敵上下可容二萬人內居守而外出戰

三佛齊國○本南蠻別種與占城為鄰在泉州之正南管十五州國人多姓蒲王出入乘船身纏花布衞以金鏢民居盖以椰葉習水陸戰男女椎髻好潔夫氣多熱少寒俗稱其王為龍精不火食食則大荒不

水浴浴則大潦惟食沙糊浴蓄徼露而已有百寶冠
其壹每大朝會惟王能戴之傳禪則集諸子能勝之
者嗣位自洪武以来朝貢不絶
沙華公國○在大海中其人肆行刼掠商舶或漂至
其國則擒人燒食之又有一種曰毗舍耶者與泉州
之晋江縣相近其人語言不通裸袒盱睢殆畜類也
或時至晋江刼掠其来不測多羅生畜噉之意甚鐵
器及匙筯人閉户則免但刓其門圜而去擲以匙筯
俟俯拾可緩數步又東南有女人國水常東流逆內

長尺餘核桃長二尺其國無男子其女感風而生女女貴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生女從母姓

兀良哈國○即古之山戎無屋宇行則車為室止則氈為廬自君長以下皆食畜肉衣毛皮貴壯賤老怒則殺父兄娶先掠女歌舞送葬無禮頌鬭殺中最甚洪武二十二年 命其酋長為指揮使各領所部朝貢至今不絕

默德那國○即回回祖國有城池宮室民物蕃庶非自殺不食忌豕肉齋戒拜 天製造雕鏤尤極工巧

宣德中來朝貢方物

木蘭皮國○在西海中自大食國發舟正西海一百餘日方至其國一舟可容萬人舟中有貿食肆機杼之屬言舟之大者莫如此國所産極異麥粒長二寸瓜圍六尺榴重五斤桃重二斤香櫞重二十餘斤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數十斤縫合仍活不取脹死日發長三時秋風忽起人獸速就水飲稍遲則渴死

茶弼沙國○城方一千餘里王著戰衫金帶金冠稍

人着珍珠衫工産金寶極多民居七層每一層爲一
家其國先明乃太陽沒入之地至晚日入其聲如雷
每於城上用千人鳴金吹角以混日聲不然則孕婦
小兒皆驚死斯言恐未足信
勿拔國○邊海有陸道可到大食王人露頂跣足縵
布惟宰相及王之左右乃着衫纏頭王居用磚民居
蓋以茅人多妖術能變身作禽獸水族形貌咒詛人
死將葬則親戚皆舞劍而入問以死故若人殺死我
等當爲報讎言畢答以非人所殺自係天命乃投劍

而哭有大魚長十餘丈筋骨可架屋骨節可舂米有

山圍四千餘里大中無人烟出血竭玳瑁龍涎等物

三苗國○在荆陽之間唐虞時恃險為亂今岳州是

也昔高辛時有大名盤瓠人有父為賊所殺者誓于

衆曰能為我復讐者以女妻之盤瓠聞之掉尾而去

遂御賊首而還因妻以女入山三年生六子六子既

長問於母曰吾父是誰母指犬曰此是父也六子耻

之遂殺盤瓠今貴州夷人父老則貴之名貴爺苗又

有東苗西苗紫薑苗紅犵狫花犵狫又五溪之蠻曰

猫曰猺曰獞曰犵曰狑曰犵猺字皆從犬蓋盤瓠種也

三嶼國○散居南海中每一聚落約一千餘家地多崇岡疊嶂憑高依險編茅為屋其人形短而小眼圓而黃虬髮露齒巢于木巔或三五為群跧伏草莽以暗箭射人投以瓷碗則俯拾跳呼而去

百夷國○在雲南之西南即麓川平緬種類不一自漢以来叛服不常各有土酋為主洪武中猶負固不服　命黔寧王討平之不加約束聽其自為聲教上

下僧著雖微名薄職皆繫於金銀錦繡官民皆以符歲為帽飾以金玉珍寶為高頂如寶塔狀徧插翠花羽毛後垂紅纓以坐象為貴其相見則合掌拜跪而無端肅拱揖之禮長於已者則跪之見頭目則膝行以前三步一拜地無城池因高山為砦軍民無定籍聚則為軍散則為民師行無紀律倚象為聲勢每戰則自縛於象上悍而無謀旁屋很陋覆以茸或為竹樓如兒戲狀不重處女未笄聽與弱冠男子通而相得而為夫婦凡子弟有職名則父兄拜跪之坐受自若

父母死則多聚年少歌舞飲酒謂之娛屍不知節序惟望月之出沒以測時候正統初蔡川又反命靖遠伯王公驥征之始平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父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撕薰劑誦經而哭父老日數千人至填擁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踊貴後二年虜人驅墳力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

也問誰墳各對以某官一無所動輿櫬而去
寧王常獵于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
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伯
叔庄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
動婉含嚬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者
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
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
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
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腷膊

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能衛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蝦窊主窟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為泰聲當時號莫才人轉焉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毎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趂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近有盜發蜀先王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

其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王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徐已深矣帶乃巨虵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道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

走乃士人為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蕊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物心無未必不如物心有乜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須頷間乎經十年餘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感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

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
微須爾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
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
宮狀如佛寺所圖入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
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令
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其人復哀
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
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
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為鰕所魅耳吾

雖為王所食皆畫異天符不得妄食今為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鑊鑊數十如屋滿中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偷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有史秀才者元和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甚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懷中坐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人此必龍也可速去也須臾林中白煙生彌於一谷中下山未半風雷大至若有借人入房將睡暗中誤踏破一生茄心疑為蟾蜍之屬臥中甚悔其枉害物命到中宵忽有扣門覓命者僧約明日為薦拔及天明見之乃茄也此只是自家心疑便感召得遊魂滯魄附會而來又如遺書

載一官員於金山寺薦拔亡妻之溺水者忽婢妾作亡魂扶語言死之甚冤數日後有漁者救得妻送還之此類甚多皆是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

昔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大夫皆訪觀狄梁公亦往焉遂遁不見武三思搜之在壁隙中語曰我花木之妖天遣我奉君笑談梁公時之正人不可以見蓋端人正士有精爽清明鬼神不驚自不敢近所謂德重鬼神欽鬼神之所以能近人者皆由人之精神自不

足故了

唐楊收少年廬山修業時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若必仕宦位至公相然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心在進取謝絕之及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宋夏竦父為侍禁時竦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為養子父止竦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為通判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城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揖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考竦行事隨落固所不免然則楊與夏

雖有異人之遇亦何救其平生哉
愚讀劉晨阮肇天台遇仙女之事心竊疑焉夫二女
既仙矣能離欲界豈肯不有其好而與塵寰衆樂之夫
自為伉儷哉或者山精狐魅幻化以迷之耳其曰劉
阮還家子孫無有存者此乃述齊諧之類者附會之
過也何足信哉近年有朝士奉使關西過臨潼浴驪
山溫泉相傳玉環不覺心動浴罷遂行宿盤至逆旅
忽見絳紗燈熒熒導一女官持節而來告之曰貴妃
且至俄頃霓旌翠羽擁貴妃至中庭鳳冠霞帔環珮

珊珊雪膚花貌姿媚流麗與朝士交禮畢敘話移時遂携手入室薦枕席之歡五鼓既作女官又領仙伎迎之而去自是隨其所止源源而来朝士以為奇遇驪山父老聞之曰是此山老狐精也其女官輩小狐精也即此觀之劉阮之所遇非此類也乎

晝永編下集終

刻晝永編跋

我

憲臺承山宋翁節鎮天雄保釐河朔每事範令
師古確有章程凡我屬吏仰承明憲時聆謦
欬退而人人悅服乃知
翁文事武備醞籍有自非徒事一備而弗睹
其全者可倫也一日晉謁臺下手出是編選
得而受讀焉則見夫嘉言善行隱德遺事種

種具陳均之足以備觀省而取鑑戒玩誦良
久恍然有得始嘆翁之學術正大光明宜其
發於事業章章赫爽足以為人師表如此謹
用捐俸入梓布之諸屬以廣嘉惠抑者耀德
崇化禁於未發亦翁之防範人心一端云
嘉靖甲子歲孟冬之吉
大名府知清豐縣事淩澤闇承光刋